

台湾丹青武侠作品集

六世英侠

上

丹青
精品
第一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丹青武俠作品集

六世英俠
(上)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7 340.8
2710

六世英侠

丹青 著

出版发行:青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卫东

印 刷:青海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31

字 数:160 千字

版 次:2000年2月 第一版 2000年2月 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5000 册

书 号:ISBN7-225-01476-5/I·240

定 价:全套定价 56.80 元

内 容 介 绍

靠近长江畔的一所茅屋中，一个青年从床上爬起来，扯开满脸裹扎的白布，捧过桌上的铜镜，对镜中端详了半天，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道：“妙……真妙……龙老哥，你这改变形貌的手术当真是超绝人间，套天地造化之工，无怪人家称你造化手。”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| 造化手妙手回春····· | (1) |
| 二 | 马总镖····· | (60) |
| 三 | 燕兄武功高····· | (87) |
| 四 | 金姑娘····· | (112) |
| 五 | 燕青身份是云亭····· | (122) |
| 六 | 金燕偷听娘言行····· | (136) |
| 七 | 庄主请人漏金姑····· | (165) |
| 八 | 莫桑为货签约····· | (187) |
| 九 | 吴问天是莫问天····· | (207) |
| 十 | 红庄景色美路直阔长人赏····· | (218) |
| 十一 | 燕青沉痛尤俊死····· | (240) |
| 十二 | 连洁心良有药味····· | (262) |
| 十三 | 蒙蒙冲爹二十年····· | (285) |

第一章 小楼房客

葛志打了个哈欠，懒洋洋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

太阳已经升起老高，透过百叶窗把这间简陋的房间照得一片通红。他忍不住又打了个哈欠，光着上身走了出去。

走过一段长长的过道，两边房间的门都紧紧地关着。过道尽头是一个大房间，这是小楼的起居室兼厨房餐厅。中央放着一张旧木桌，几张样式和颜色不同的椅子，还有通往楼上楼下的楼道。

洗漱完毕，他为自己弄了一份简单的早餐：一个煎得半熟的鸡蛋、一杯牛奶，然后在桌子边坐了下来，随手打开桌上的一台同样破旧的录音机。

“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……”他一面跟着录音机传出的歌声摇头晃脑地哼着，一面懒洋洋地吃着早餐。

这幢看上去破烂不堪的小楼已经是他来旧金山十多年的第七个住所。

两年前他搬来这里，就一直没有再动过。小楼的房东，一个台湾人不知怎么就看上了他，让他代收每月的房租。做二房东虽然

年轻人笑道：“老哥，你别没良心，怜怜惜惜也算是人间绝色，你老哥有这样两个美人儿作伴，还要叹清苦……”

中年人却道：“终日对名花，花腻我也愁了，老弟，你应该知道我，花必为我有，色可着人赏，名花是要供人欣赏的，一个人看有什么意思，看来看去两张脸？花亦悲惨我亦悲惨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老哥，你有妙手回春之工，为何不在她们身上施展一番，这样不是终日对花不寂寞了吗？”中年人摇摇头道：“老弟，你不懂了，面目可变，灵性难易有什么用，你以我为没试过，老实说，闲下无事，我翻遍古人画谱，从最早的妹喜姐已开始，西施王嫱，飞燕太真，每一个历史上闻名的美人我都试过了，但没有用，一开口，惜不还是惜了，怜不还是怜了，骨子里一点都没变！”

年轻人哦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倒是很不容易，我真佩服她们，六年来，我六易其身，倒把自己给忘了，一生长在剧中是件悲哀的事……”

中年人忽地一怔道：“老弟，糟了！我为你变形的次数太多。当初已忘记为你留个底样，现在对你的印象已经很模糊，有朝一日，你功成之日，要把你变回来恐怕不太象了。”

年轻人沉默片刻才道：“忘了也好，我在那一个身份上成功，就做那一个人吧，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做我自己本人，我扮演任何一个脚色都很成功，就是做章云亭失败了！”

中人默然片刻才道：“老弟！这次你准备用什么身份。”

“浪子燕青！”

中年人一怔道：“那好象是水浒传里的一个脚色，你怎么想到用他呢？”

年轻人笑笑道：“我必须以一个我的姿态出现，但又必须很快就引起人的注意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，人人知道，一听就会记得，那有助于我的使命，而且我喜欢浪子这两个字。”

中年人一叹道：“老弟！这是第七次了，孤饮林对飘萍生。进而修罗沈君瑞，好书生上官笑予，渔郎王九渔，以及上一次的霹雳剑客楚天涯，再加上这次的浪子燕青……”

年轻人黯然道：“是的！那六个人在武林中崛起得快，消逝得也快，名字或许还在流传着，可是人已经永远地消失了，而且都死于穿心一镖，但愿这次浪子燕青能活得久一点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到底有没有眉目呢？”

年轻人苦笑道：“没有！我用很多方法去攻击，每次都以为抓住他了，甚至于已经杀死他了，可是当穿心一镖临体时，我才知道又错了，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，又得从头开始。”

“这魔头有这么多化身吗？”

“没有化身，只有替身，那穿心追命的一镖是绝无人能代替的，尤其能击中我，更不是第二个人新能替代的。”

“老弟，会不会分是身份有了问题，要不然怎会每次都是你挨镖呢？”

“不会，因为我的身份只告诉你一个人知道，连我们的自己人都不晓得，怕这家伙就是我的中间的一个，所以对每一个人都守秘密。”

“那为什么每次都会被暗杀呢？”

“因为那六个人表现太积极了，每次都直接威胁到天魔令的根本，他必须除去了我而后安心。”

“他有没有发现六个人都是你一人化身呢？”

“应该不可能，每次我用一种不同的武功，而且在穿心镖下，没有人能死而复生的。除了你这位造化手之外……”

中年人一叹，道：“也许你老弟的禀赋过人，药医不死。我虽是精通医术，但同一个地方连接六镖，也只有你能挺过来。”

年轻人苦笑道：“不知道我还能挨多少镖？”

中年人道：“老弟，这次镖伤很重，虽然仗着我的灵丹保住了性命，但你的心已补过六次，暗伤是不免的，尤其是你不知爱惜，狂饮恣欲，镖伤犹小，你自己摧残自己才厉害！”

年轻人苦笑道：“我扮演的就是浪子燕青的脚色，从孤剑林对开始，到不久前刚死的霹雳剑客楚天涯为止，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是酒色不忘，而我的新身份又是一个浪子。”

“你不能扮演一个严肃点的人吗？”

“不能，我最不能扮好的就是君子，所以君子剑章云亭是我最失败的一个脚色，偏偏我就是以这个脚色起家的。”

“老弟，我真不懂你！”

年轻人苦笑道：“人谁能懂人，一个最难了解的就是自己了，所以我扮别人都很成功，浪子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中年人一叹道：“没什么不好，只是死得快一点罢了。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有些人活到一百岁，并不证明他活着，每个人都知道君子剑章云亭还活着，但没有人记得他了，而林封，上官笑予，那些人活了只不过一年两年而已，最短的才只有半年，却依然有人念着他们，想着他们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我知道，哀莫大于心死，何况我不演浪子，死得还会更快，天魔会出现江湖之中，专门就向传统道义挑战，我演的最多的是君子，死得最惨的也是君子，现在活着的江湖人中，恐怕只有伪君子而没有真君子！”

中年人又是默然片刻道：“天魔令，穿心镖，这实在是个厉害的家伙！”

年轻人苦笑道：“不错，是厉害，否则怎能一手掩尽江湖正义呢？除了我卖命，你老哥卖力外，就只有几个出钱的人，从林封开始，我一直就是孤军奋斗，每次我摸到一点线索时，居然找不到一个响应的人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不能怪他们，别人没有你这么长的命，他们只能死一次，因此必须把生命用作最有价值的一掷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也许是的，所以你没有绝对把握前，不敢发出金剑令，我怕若有一点差错就糟了，把最后一点实力暴露出

来，纵或我不能再活一次，却真正要孤军奋斗了。”

中年人笑笑道：“对！你应该对人间正义有信心，老实说一句，凭我这一手技艺，千金立致并非难事，我也不能予大家给我建什么这死庐，物色什么十大名姝，我除了一份卫道之心外，就是对揭穿天魔令主穿心鏢的真正身分感兴趣。”

年轻人大笑道：“谁不是一样，一次次的死而复生，我现在是好奇心赌气重于卫道，我发誓要跟这家伙斗到底！”

中年人笑道：“我祝你这一次能成功，但是老弟，如果浪子燕青再死的话，你得换个方式了，老是沉尸江中不见形迹，恐怕瞒不了人，天魔令既是这么精明的一个人，也难免不生疑心，我这六衍迷阵被他闯了进来就什么都完了。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这点你放心，六衍迷阵变化万端，你摸索六年都闯不出去，别人又怎么能闯进来呢？至于死的方式，我实在无法改变了，因为除了经这个门户，我是真正死定了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上这儿来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六衍大阵只有江上一条门户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只知道这一条，但是龙老哥，你别动脑筋由这儿出去，除非你有我这一套在水底潜行百里的本事，否则的话，你只能在江边打个圈子，还是在这个地方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必须要潜行这么远？”

“是的！每一次我中鏢落水，都在百里之外，靠着龟息大法，最长的一次，足足憋了四天四夜才来到这儿来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看来我是出不去了！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那倒不然，一个是天魔令主被歼，真相大白之时，另一个是我真正的死了，就是你出头之日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那我下次就不救你了。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你可以这么做，但我相信你不会，因为除了在第一个方式下离开，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！天魔令主对造化手龙雨田的兴趣很高，至今犹在搜索你的下落，到了他的手里，你可真有好日子过了，因为他跟你一样，也是好花成癖，但你是惜花他是折花，天魔教下每处分享，都有上百名少女，个个娇美如花……”

中年人的脸色一亮，年轻人笑笑道：“你别高兴，那些少女是被掳去时娇艳如花，出来时个个都成为妖魔鬼怪了，这个人天生有虐待狂，她要蹂躏一个女人前，必先毁掉容颜，他也急需你这样一个妙手，替他把一个个的天女仙变成夜叉！”

中年人脸现愤色道：“这家伙简直不是人！”

年轻人神色也是一暗道：“所以我们才必须消灭他，天魔教中人人蒙面，倒不是为了神秘，而是那些脸令人不忍卒睹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”

“谁知道，希望浪子燕青能解答这个问题。”

说完他走出茅屋的门，朝滚滚的江水看了一眼，然后轻吁了一声道：“浪子燕青的生命开始了，从长江去，但愿不在长江死，否则下一个脚色，我真不知道又要扮演什么？”

投身入滚滚江流，不溅起一点浪花。

茅屋中，龙雨田对着两个二十来岁的美艳少妇，轻轻一叹道：“这下子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有事情做呢，惜惜，为我唱一曲，我要听听人的声音。”

一个少妇道：“左爷子，我们陪您聊聊还不是一样吗？”

龙雨田鼓燥起来了，一拍桌子道：“叫你唱歌你就唱，你们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有点人的味道；听你们说话，我的耳朵都快起老茧了！”

少妇不敢违抗，柔顺地应了一声，另一个少妇则拨弄起三弦，弹罢过门，这个少妇开始顺着曲调唱了。“妾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同饮长江水！”

“此水几时休，此恨何时矣，但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！”

一遍又一遍，也不知唱了多少遍，但因为龙雨田没有叫停，她们也不敢，只好一直唱下去。

忽然彭的一声，是弹三弦的少妇将弦子扭断了，跟着砰的一声，三弦被摔得粉碎。

歌声倏然中止，惜惜惊问道：“怜怜！怜怜！你怎么了？”

怜怜跳了起来，哭着冲出门外去了，口中叫道：“我要疯了，每天看看长江，还要不停地唱这个曲子，我实在受不了！”

惜惜惊愕地看看龙雨田，谁知这位老爷子今天居然出奇地好脾气，居然微微一笑道：“由她去，她这么一发作，证明她

还有点人味，因为我跟她一样，也快疯了，过着这种生活，不疯就不是人！”

惜惜轻叹一声道：“老爷子，我倒觉得这日子很不错，又平静，又安逸，没有人来打扰，连敲门的声音都没有！我可以在门口晒一天的太阳，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睡觉，晚上数天上的星星，看月亮由东而西，不会惊世骇俗，不怕人笑我痴，笑我傻，老爷子，莫非我不是人吗？”

龙雨田怔住了，出奇地望着她，似乎说来也没想到这个伴他六载的女子有这么超逸的心灵！

怔了半天，他才道：“不，惜惜！是超人！是达人！怜怜情急而愤然碎琴，她表现的是至人，我居然这么混帐，一个至人、一个达人，终日伴着我，我竟毫无所知……”

“她是情花能语，你是解语花情，我以惜花主人自居，却未能领悟你们花中之趣，惭愧的是我！燕青啊，你永远不来都行，我愿终老是乡，不再出去了。”

惜惜却忽然道：“他这次又换名字了，叫燕青？”

“浪子燕青。”

“是的。”惜惜喃喃地念着。

“燕青，浪子！浪子！燕青。”

不知不觉，她的眼泪已流了下来，龙雨田诧异地望着她，她忽然警觉时，龙雨田却递给她一块手绢？

“你在想念他是不是？”

惜惜连忙擦擦眼泪道：“怎么会呢，他来吋，婢子连门都不敢进，只有在昏迷不醒时，才代老爷子照料他，连话都没说过一句。”

龙雨田却笑了道：“没关系，他是个值得怀念的男人，我也不会喷怪你有这种感情，因为我知道不是男女间的那种恋情，而是对一个值得怀念的人生出的一股怀念之情，岂仅你如此，我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一次比一次将他塑造得更完美。几乎把男人外表上所能有的优美之处都加在他身上去了。”

惜惜悄悄地叹息一声道：“说也奇怪，婢子根本没跟他谈过半句话，只是在老爷子口中听说他的一些事情，却对他耿耿于怀。”

龙雨田笑道：“那是因为在平日把他说得完美了。”

“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但我所知有限，只是从送粮食来的老秦口中听到一点零星的事迹，而他对自己的事又谈得太少，如果能出去打听一下，必然更为精采动人！”

惜惜的脸色忽地一红道：“老爷子，您不会对婢子感到生气吧？”

“婢子是说对那个浪子的关切之情。”

龙雨田笑道：“那怎么会呢，我已经说道了，我最讨厌一个人没有灵性，没有感情，尤其是漂亮美丽的女人，如果缺乏灵性，简直就糟塌了这份好容貌，你跟怜怜以前就是缺乏了灵

性的表现，所以我越看越烦，世人除了造化手之外。还送了我一个惜花主人的外号，就因为我懂得女人，懂得欣赏她们的美，更懂得不自私，让大家欣赏她们的美。”

惜惜忽然道：“老爷子，您真懂得女人吗？”

龙雨田哈哈大笑着道：“我如果不懂，天下还有谁懂呢？”

“老爷子，您别生气，也许您比一般人懂得多一点，但您并不是真的懂，因为您只是要人家表现出来后去欣赏欣赏，却从来没有去尝试发观体会女人真正美的地方。”

龙雨田哦了一声，惜惜又道：“婢子与怜怜侍候了您，您一直认为我的是木头人，是行尸走肉，直到怜怜碎琴，婢子吐露心声后，您才认为我们有可取之处，那已经是太迟了，惜花何如知花，知花则又不爱好，花若有知，宁供知己折瓶上，也不愿在枝头受冷清的，因为花寿最短，花期有限 一枝盛开的鲜花，她绚烂的时间不过霎那，她宁可在最盛的的时候被折下来。”

龙雨田呆呆地道：“惜惜，你真了不起，这些道理是我从未闻的，你还能教我一些更深的吗？”

惜惜道：“更深的您不会懂，您只能领悟到这个境界。”

龙雨田道：“但我可以学。”

惜惜一叹道：“好吧，更深的境界，就是知花于未放，爱花以及时，惜花于已残，生为花之神，死为花之魂，目中看花对，但知有花不知己，古来有多少情中之圣，他们也许只

见过对方一次，却默默地为对方付出了一生，为伊憔悴一生，也许对方根本不知道这个人，有这片情存在过。”

龙雨田肃容起立，作了一个长揖道：“惜惜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

“老爷子如若真爱惜婢子，请你放婢子出去？”

“你要出去？”

“是的，去找那个浪子燕青。当然我不会去见他，也不会妨碍他那伟大的工作，我只想悄悄地跟着他，默默地照顾他，婢子追随老爷子多年，对医道已颇有心得，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再死第七次了，他的心已经有了六个鏊洞了，若再被穿透一次，很可能来不及回到您这儿来了。”

“你对他关切这么深？”

“是的，听来似乎不可思议，但从第一次见他后，婢子就准备把这一生都贡献给他了。”

龙雨田脸上的神情很奇特，惜惜又道：“嫂孀在这儿待奉老爷子，是为了他需要老爷子，现在看来，他以后需要老爷子的可能不多了。”

龙雨田苦笑说：“惜惜，我真想帮助你，但是你知道了这个六衍迷阵把我困死在里面，连我自己都出不去了！”

惜惜笑道：“只要老爷子答应，婢子自己就一定出去。”

“什么，你能出去？”

“是的，婢子闲下无事，只有研究阵图消遣，利用老爷子